

杜十娘

胡孝篤 曾文綸改寫



杜 十 娘

胡孝篤 曾文綸 改寫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书是根据“警世通言”第三十二卷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”改寫而成的。描述明代北京太学生李甲与北京名妓杜十娘恋爱的故事。后来杜十娘費了千辛万苦才能脱离苦海，跟随李甲南下。途中遇見闊少孙富，孙富見色起意，百般誘騙李甲；李甲便將杜十娘作价一千兩銀子賣給孙富。杜十娘得知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，將私蓄价值万金的百宝箱当着李甲、孙富的面开啓，把所藏珍宝，一一丢入江中，接着就跳水自殺了。

杜 十 娘

胡孝篤 曹文綸改寫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78号

蔚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：2 2/16 字數：37,000

1958年2月第1版

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-30,000

統一書号：10077·729

定价(6)0.22元

在明朝的时候，北京有一个很出名的妓女，她的名字叫杜嫩。因为她排行第十，大家又叫她杜十娘。杜十娘不但人长得漂亮，就是吹、弹、歌、舞、琴、棋、书、画，也无不精通。所以到她那里去的客人，是很多的。在这些人中，有的是王孙公子，有的是巨商富户。可是，这些人，都不在杜十娘眼里。

杜十娘十九岁那一年，认识了李布政的儿子李甲，他是京城里的太学生。和李甲相处的日子久了，杜十娘竟真心真意地爱上了他。从此以后，便谢绝了所有的客人。

鴇母是不同意杜十娘这样做的；只是，看在銀子的份上，她只得权且忍耐一时，留待以后再說。

一年过去了，李甲的錢已經花光，連穿的衣服，都快当完了。虽然这样，杜十娘待他仍然很好。

杜十娘这样对待李甲，鴇母是很不满意的。她觉得现在正是赶走李甲的时候，怎能容许李甲这么一个窮小子霸占住她的搖錢樹，打断了她的財路呢？最初，鴇母也想通过杜十娘把李甲打發出去；可是，随便她怎么哄騙、威脅，杜十娘只是不肯照她的話去做。鴇母气慘了，她只好自己出面。她用指桑罵槐

的办法來对李甲進行冷嘲热諷。她覺得这样，李甲就会住不下去，不得不离开。

然而，事情并不像鴿母所想像的那么簡單。因为：一來，李甲正迷恋着杜十娘的美丽的容貌；二來，李甲也舍不得就这样断了他倆的恩情；三來，李甲目前正要依賴杜十娘的帮助來維持他的生活。杜十娘又曾經对他这样說過：只要鴿母沒有指名咒罵他，他就可以裝做不理會。李甲也就乐得照着这样做了。

一天，楼下又傳來了鴿母的咒罵声。

杜十娘吃了一驚，她注意地听。她听出來了，鴿母正在指名咒罵李甲。杜十娘心里着急起來。她看了李甲一眼，她看見李甲正低下头，在搓着双手。她知道李甲已經聽見，她心里就更着急了。她很快地站起來，冲向窗边去，刷的一声把窗帘拉上。但是，鴿母的那些惡毒的、挖苦李甲的話，仍然不断的傳送到樓上來。她更加生气，猛的一下，干脆把那兩扇窗門也关上了。她喘了一口气，轉过身來，急急地向李甲走去。她走到李甲的身边，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，輕声地叫：“李郎！”

李甲抬起头，望望杜十娘；很快地，又把他的头低了下去。杜十娘从李甲的臉上，看出了他心里的憂郁。她搖着李甲的肩膀，用抱歉的口气說：“为了我，你又挨罵了。”

李甲搖搖頭說：“不怪你，怪我！”他沉重地嘆了一口气，又重复地說：“只怪我已把錢花光了！要是現在我手里还有錢，她就不敢这样无礼了！”

杜十娘挨着李甲坐下來，撫摩着他的手。她想：“李郎为了我，他受了这老鴿子多少的气啊！”她覺得很对不起李甲。她



正在想个什么办法來給李甲解悶的时候，李甲突然轉过臉來，用沉重的口气向她說：

“十娘！我早就想离开这个地方，”他的眼睛从杜十娘的臉上移开了，把头埋了下去。“只是，你我这般的恩爱，叫我怎么舍得离开你走呢？”

杜十娘一听这话，心里卜突卜突地乱跳。她覺得，李甲待她实在太好了。她想：“几年来，我自己不知認識了多少王孙公子，富商巨賈；可是，就沒有哪一个能赶得上李甲对我这样的用情！更沒有哪一个赶得上李甲对我这样的誠实！”她很想請李甲救她跳出火坑，把隱藏在心里的希望吐露出來，試探試探李甲的口气。可是，她又覺得，她自己出身微賤，李甲是宦家子弟，他会不会嫌她……“万一他拒絕了我……”她心里有了这种顧慮，便把要說的話，又吞到肚子里去了。

然而，再想一想，她又覺得，目前她和李甲两个人的处境是这样坏，鴿母时常都在逼迫她，叫她赶走李甲。万一鴿母真的做了出來，把李甲赶走了，到那个时候，后悔也就太迟了。她覺得應該对他說一說自己心里的話，大家好商量出一个对付鴿母的办法。但是她一想起剛才想到过的那个顧慮，又无所适从了。因为一年多來，李甲的影子，已在她心里生了根；她看見李甲，她就快活。李甲欢喜她，她也欢喜李甲。她覺得有了李甲，她的生活就过得很好。她明白，她是不能离开李甲的，她怕一說出來，李甲如果拒絕了，那会使她受到極大的痛苦；不說出來，她又怕錯过了这个机会，將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跳出火坑。杜十娘心里很为难。她眼望着李甲，流下泪來。

李甲掏出手絹給杜十娘揩眼泪，自己也揩了揩。他用抱歉的口气說：“都是我不好！好好的，又惹你伤心了！”

李甲越是体贴杜十娘，杜十娘越是觉得只有李甲是把她当做人看待的。她想：“李郎对我全是一片真心，他不会计较我的出身吧？”她又想起宋朝有个花魁娘子从良的故事。她觉得，花魁娘子能够得到那样的结果真是太好了！“赶快拿出勇气来说吧！”她暗暗这样鼓励着自己。

杜十娘望着李甲。她又想到李甲刚才说过的，他想走，他要离开这里。杜十娘的脸色一阵白一阵红，她不再迟疑了。她激动地拉着李甲的手，說：

“李郎！你这样爱我，让我跟了你去，服侍你一辈子吧！”

李甲听着听着，一颗心突然跳动起来了。他望着她的脸，激动地問：“十娘！十娘！你说的都是真话么？”

杜十娘点点头。

李甲更高兴了，他对杜十娘亲切地说道：“十娘！你待我这样好，叫我拿什么来报答你呢！”由于感动，李甲的眼泪也流下来了。

但李甲一轉念又想起了他嚴厉的父親。一想起他的父親，李甲就非常害怕。現在，他好像就看見他的父親站在他的面前，板着臉，气虎虎地望着他，用嚴厉的口气在警告他：“畜牲！你要是把妓女娶到家里來，辱沒了祖宗，看我不把你打死！”李甲身子顫抖起來。他不便把自己的顧慮对杜十娘說。杜十娘的要求使他不忍接受，但又不忍拒絕，他不知道怎样做才好，頓時陷入了沉思中。

就在这时，他們聽見有人上樓來了。李甲的臉色大變，他的心越加狂跳起來，他覺得鴛母一來，就要當面羞辱他。他无可如何地望着杜十娘。杜十娘也顯出十分緊張的神色。

他們都憋住呼吸，盯着門帘。

門帘被人揭開了，兩個人的心都不約而同地狂跳起來。

進來的却是服侍杜十娘的小丫頭四兒。杜十娘透了一口氣。李甲的臉色也逐漸好轉了。他們都望着四兒，似乎抱怨她不該在這個時候跑上樓來。

四兒的臉紅紅的，一邊喘氣，一邊對杜十娘說：“姐姐！不好了！你快些把姐夫打發到外面去避避吧！媽說的，她就要上樓來了。她說她要好好羞辱姐夫一頓！”說完，她又急急地走下樓去。

李甲的臉色變得更青了。他慌亂地在滿屋子裡打轉。他心裡很着急。他想：“怎麼辦？怎麼辦呢？我現在怎麼能夠離開這裡呢？我还需要和杜十娘商量出一個辦法……我要是離開了她，生活怎麼辦呀？”

李甲的心情更加緊張起來。他想這一次鴛母一定要把他趕出去，從此，他再也見不着杜十娘了。他急急地跑到杜十娘的面前，握緊她的手，流下眼淚來。

這時，杜十娘的心裡也很慌張。她怕和李甲一分散，她許多年來的等待和希望便將一齊落空了。

“究竟他有什麼顧慮呢？”她開始沉思起來。她從李甲目前的處境來設想，她認為，李甲顧慮的也許就是金錢。

“錢？這算得了什麼！”她那繃得很緊的心弦松弛下來了。

但，她馬上又想到，鴿母这一次來找他們，明明是要赶走李甲。想到这里，她的心又緊張起來了。李甲拉着她的手流眼泪，她也急得直哭。

忽然，她又这样想：“怕什么？鴿母是要依靠我來給她掙錢的。她要是难为我，把李甲赶走，我就和她拚命！”

她对李甲說：“不要怕，有我！”馬上，她又覺得这是一个笨主意。常言道：好漢不吃眼前虧。他們人多，还是先把李甲打發出去躲一下的好。她对李甲說：“你出去散散心也好。”她又怕李甲沒有錢花，連忙打开箱子，拿出一个用小手帕包的东西，塞到李甲的衣袖里去。她这才推着李甲，对他說：“你去吧！”

李甲慌慌張張地走了。杜十娘又急急地追上前去，对李甲說：“李郎！你不要在外面耽擱太久，你要早些回來啊！”

她把李甲送到樓門口，望着他下楼去了，这才懶懶地退進自己的屋子。

杜十娘再也沒有心思梳妝了，她疲乏地坐在椅子上，只是嘆气。

二

很快，鴿母就沉着臉上樓來了。

杜十娘心里很不高兴，可是，她不得不勉強站起來讓坐。

鴿母沒有理睬她。她把兩只凶光四射的眼睛在屋子里扫了一遍，才一屁股坐了下来，擺出一副惡狠狠的样子。

杜十娘的心卜突卜突地跳着。为了不讓鴿母看出她的胆

怯，她故意裝得很鎮定，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鴿母不說話，她也不開口。她裝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向梳妝台走去。她在妝台前面前坐下來，順手拿起一根雕花的牙骨簽子，調弄盒子里的胭脂，心里却不住地在盤算該怎样应付鴿母，躲过这一場風波。

鴿母咳了一声。

杜十娘的身子震了一下。她忍不住从鏡子里偷偷地察看鴿母的臉色。看見鴿母那么怒容滿面，杜十娘料到今天这一場气是免不了的了。

鴿母開口說道：“李甲那个窮酸，到哪里去了？”

杜十娘不做聲，假裝不曾聽見，只顧調弄盒子里的胭脂。

鴿母的气更大了，她在桌子上重重地拍了一下，指着杜十娘罵道：“小賤人！你也不想想，吃我們这行飯的，誰不是前門送旧，后門迎新？我們跟他們往來，貪圖的是什麼？难道不是銀子？李甲这个窮鬼，現在沒有銀子了，你还不把他赶出去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”

杜十娘一听這話，便气得發昏。她很想頂撞鴿母几句；可是，很快地她就意識到鴿母是很厉害的，頂撞了她自己会吃虧；但再一想她又覺得，鴿母固然厉害，只要自己橫了心，那也就用不着去怕她了。她覺得最可怕的是，她和鴿母爭執，鴿母会迁怒到李甲的身上；鴿母如果說得出做得出，当真把李甲赶了出去，自己多年的希望就落空了。沒有了希望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因此，她覺得，在目前还是忍耐的好。这样，她便埋下头，一味不做聲。

鴿母越發大怒，气冲冲地說：“你这小賤人太不曉事了！我

辛辛苦苦地把你养大，为的是什麼？难道由你把个窮鬼留在家裏，叫老娘一家喝西北風不成？”

杜十娘很想替李甲申辯几句，可是想了一想，又不說了。她嘆了一口氣，心想：“什麼時候，我才能够离开这个鬼地方呢？”她的心酸得很，她想哭；可是，她又不願在鴛母面前掉眼淚。她使勁地咬住自己的下嘴唇，站了起來，向窗前走去。她打開窗子，又拉開了窗簾，睜大眼睛，憂傷地望着天空。

杜十娘的舉動，真把鴛母氣慘了。她惡狠狠地追到杜十娘的背後，戟指着說：

“你趁早和李甲一刀兩斷，我決不虧待你！你要和老娘執拗，老娘就去叫幾個人來，把那個窮酸一頓棍杖趕了出去，再剝你的皮！”

杜十娘實在忍不住了，她轉過身來，冲着鴛母朗朗地說：“不是我要幫着李甲，李公子也花過大錢來的，我實在不忍心下這般毒手！”

說完，她又迅速地轉過身子，望着窗外。

鴛母氣得臉色鐵青，渾身打顫。她萬想不到杜十娘會有膽子反抗她，幾乎馬上要狠狠地打十娘一頓，教十娘知道她的厲害，以後乖乖的听她管教。可是，她又想到，杜十娘幾年來很有點名氣，認識的人多，能够給她掙錢，要是把她打傷了，杜十娘不能接客，對她自己來說也沒好處。算了，不打她算了。接着，她又怪她自己，這幾年來不該這樣的寵她，不然她決不敢當面跟她對抗的。她又覺得不打不行了，她應該趁這個機會打杜十娘一頓，壓一壓她的气焰；不然，以後還得了！

她看了看杜十娘。只見十娘撇着嘴唇，很不高兴的站在那里。要打她并不难；只是打了她，万一她就尋死覓活的鬧起來，那怎么好？想來想去，还是打不得。

但是，不打杜十娘，她自己又怎样下台呢！况且，这一次杜十娘公然当面这样頂撞她；不打她豈不倒了自己的威風，今后杜十娘的眼睛里还会有她么？这怎么好？她觉得还是做个样子吓吓她的好。

她望了望杜十娘，她又觉得，杜十娘在沒有認識李甲之前，还听话；就是跟李甲鬼混之后才变坏了的。只要把李甲那个坏小子赶走，她就会转变过来的。杜十娘仍然会給她掙錢，还是不打的好。

立时她又想，杜十娘处处替李甲这个窮鬼說話，不肯打發他出門，不听她的話；現在再不管教杜十娘，以后还能把她管得下來么？自己辛辛苦苦把这个賤人教养大，花的錢也不少呀！如今連一个大錢也撈摸不到，每天还要倒貼酒飯給那个窮鬼吃。在暗地里，还不知道这个賤人貼补了那个小子多少用度。想着，想着，鴇母心头的火，又燒旺起來了，她發狂般地咆哮着：

“好！好！我知道你这賤人的心变了！你处处都在衛护他，你为什么还不跟那个窮鬼一道討飯去！”

杜十娘朝思暮想的話，沒想到会从鴇母的嘴里說了出來，她連忙轉身追問：“媽媽說的話，可是当真？”

鴇母知道自己說錯了，一时又不能收回去，心里正在着急。見杜十娘一問，只得支吾着說：“你先別高兴！窮鬼拿得出



銀子，老娘就舍得你……”她站起來就走。

杜十娘連忙追上去，問她：“媽媽！你要多少銀子呢？”

鴿母掉轉頭，瞪了杜十娘一眼。她暗暗盤算着：“這個賤丫頭把我的話當真了。她也不想想，李甲的衣服都當盡了，身上連一個大錢也沒有，哪能替她贖身？我就隨便說個數字，料她也沒法子辦到的。我不能在這賤人面前失信，我要趁這個機會，讓這賤人把李甲看穿，死了從良這條心，聽從我老娘的擺布！”鴿母的主意一定，便從鼻子里哼了一聲，說：“若是別人，千兒八百的，由老娘討價。李甲那窮鬼，老娘只要他紋銀三百兩！”她看見杜十娘略露喜色，又急忙地補上一句：“我限他三天內把銀子交齊！他過期拿不出銀子來，你就不要怪老娘絕情！”

杜十娘知道她是故意為難，忙說：“媽媽！三天的限期太急了。李公子的家，又不在這裡。這樣短的時間，你要他到哪裡去設法呀？就寬限他十天吧！”

鴿母心里想：“老娘不過逗逗你這個痴丫頭罷了。你走了，我靠什麼？”她理也不理，只顧往樓下走。

杜十娘料定鴿母沒有誠意，剛才放出來的話，說不定現在已經後悔了。她打定主意，要硬把她的假話當作真話，不許她再縮回去。她奔到樓梯口，攔住了鴿母請求道：“你老人家就答應了吧！”

鴿母很不高興，她瞪了杜十娘一眼，心里暗罵：“小賤人！你在做夢！別說十日，就是百日，那個窮鬼也拿不出銀子來的！”她却閃着狡猾的眼光反問：“如果到期窮鬼拿不出銀子，你怎麼樣？”

杜十娘懂得她的意思，溫和地說：“听憑你老人家的吩咐！”

鴿母轉怒為喜，說：“好吧！我就依了你，把限期改為十日。”

“她不會後悔吧？”杜十娘這樣想，一面急忙說：“就依你老人家的吩咐，只怕到那時候，你老人家又要後悔了。”

鴿母怕杜十娘疑心，硬著頭皮，說：“老娘說一句算一句！”她肚子里却在暗笑：“丫頭啊，丫頭！任你乖巧，終久翻不出老娘的掌心！到期窮鬼拿不出銀子，你再留戀他，也由不得你了！”她洋洋得意地下樓去了。

杜十娘坐在欄杆旁，帶著鄙視的眼光望望鴿母的背影，撇著嘴，說：“呸！只要你要銀子，事情就好办了！”

“可是銀子？”她沉吟了一下：“這有何難！”她嘴唇邊挂上笑容。她很快地站了起來，走進自己的屋子。她向床頭跑過去，蹲在床前櫃子的面前，她把櫃子蓋揭開，從櫃子里拿出一個小小的描金箱子，反復地把玩著。她想：“這箱子里的珠寶，給他呢，還是不給他？”按他倆的感情來說，是可以給他的。不過，她又怕年青人意志不堅，有了錢，反而不思上進，害了他一輩子。她猶豫了一會，又想：“不忙給他，先讓他去張羅張羅看。借這個機會，也好探探他對我的情意。”她又想到：“現在不把这个東西拿出來，以後又怎樣把它帶走呢？”她又躊躇起來了。很快，她就有了主意：她準備找個機會把箱子寄放到謝月朗家里去。臨走的時候，再如此這般，把箱子帶走。這樣，李甲就不會生疑了。她重又把箱子放進了櫃子里去。

杜十娘想來想去，心里真有說不出來的愉快。她真想立刻把自己內心的喜悅告訴別人。她喊了兩声四兒，却沒有听到答应，她猜四兒也許是睡着了，她就要到四兒的房里去。当她經過鏡子的面前时，偶然一掉头，就看見鏡子里面出現了自己喜气洋洋的臉龐，她心里更高兴了，就在鏡子面前坐了下來。

三

过了許久，十娘仍然坐在鏡子的面前，望着自己的影子。望着，望着，不覺又想起了往事：好久以來，她就有了这个愛照鏡子的習慣。常常是这样的，当那些愚蠢的、庸俗的王孙公子走了以后，她就要对着鏡子坐下來，看看自己的容顏，感伤自己的命运。

後來，她認識了李甲，鏡子里映出來的她的容顏，好像舒展一些了。但是，像今天这样的欢容还是從來沒有的。她看着那泛上了淡淡的紅霞的臉，發亮的眼睛，微笑的嘴唇，心里真有說不出來的幸福的感覺。

忽然，她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原故，想要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，更美麗些。她細心地洗了臉，抹上粉和胭脂，她开始打扮起來了。她把頭髮打開來，梳了又梳；梳好了，她又想在頭髮上戴点什么。她忽然想起，这几天，窗台上的那盆蘭草正在开花，她想去剪一朵來戴上。她拿了一把剪刀走到窗前，用手輕輕撥開小盆里面的蘭草，当正她要把蘭花剪下來的时候，突然看見这中間有一枝半开的并蒂蘭，在微微地搖擺着。她心里一动，